



纪念张钫先生文选集

Jinian Zhangfang xiansheng wenxuanji

李鸣◎编著

时代文献出版社

紀念張鈞先生文選集

Jinian Zhangfang xiansheng wenxuanji

李鸣 编著

葉蘇仁兄著長知曉暑致正堂計
登及路少有堅固土地利同概況
民政廊到奉送閣茲已匯來特照抄
寄清



陸敬老弟
春風為社酒維大也
百任發家業由靈運
同忘事
弟心中仍勿違手能亦喜盼此秋
月深
張鈞五拜
三十八

陸本兄
素履平九城縣防詩

时代文献出版社

纪念张钊先生文选集

作 者：李 鸣 编著

出版单位：时代文献出版社

地 址：香港湾仔骆克道骆基中心23楼C座

编辑设计：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地 址：北京中关村海淀图书城25号家谱传记书店

电 话：010-68920114 13693651386

网 址：www.grcsw.com

印 刷：京冀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版 次：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988-18772-2-2

定 价：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912年3月，张钫任
陕军第二师师长。时年
26岁。该图片从台湾编
印的《张氏宗谱》一书
中翻拍



1932年6月2日，张钫
任河南全省清乡督办公署
督办。1933年5月，创办
了《河南清乡月刊》，并
撰写弁言，题写刊名。此
相片及书的封面中间相片
从该刊物中翻拍



1923年4月，康有为亲书寿联为吴佩孚五十大寿致贺，之后受邀到洛阳与吴会面，在吴第一次宴请康时，特邀张钫作陪。之后，张钫陪康有为游览了洛阳名胜古迹，并邀康有为在铁门镇自己家小住。当年9月，康有为赴西安讲学东归，再次来到铁门镇张家花园，应邀题写了“蟄廬”匾额。1936年千唐志斋竣工，张钫将“蟄廬”二字镶嵌于青砖窑室的门额上



国学大师章炳麟用古篆题额“千唐志斋”，并在落款处缀有跋语：“新安张伯英，得唐人墓志千片，因以名斋，属章炳麟书之”



千唐志斋位于洛阳新安县铁门镇，为张钫先生1936年创建。现存墓志1419件，其中唐代墓志为最多，共计1185件，被史学界称为“石刻唐书”，它对研究我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均有重要价值



张子温（张钫之父）墓志铭由章炳麟造文，于右任书丹，吴昌硕篆盖，集近代文章、书法、篆刻名家之大成，尤为罕见的珍品，被誉为近代“三绝”



1939年秋，张钊资助西安名中医黄竹斋，将其珍藏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第十二稿手抄本，刻为木刻板，并印行。该木刻板现保存南阳文物局



编者2009年7月11日拍于南阳医圣祠张仲景医史文献馆，该白云阁藏本即木刻板刊印而成，千古巨著由此流传下来，张钊先生功不可没



2005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颁发给国民党抗日高级将领纪念章，授予张钫一枚，现存河南新安县铁门镇张钫纪念馆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内容说明



2011年10月10日，张钫先生在大陆、台湾、美国的部分子女及亲属50多人参加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暨张钫纪念馆开馆仪式，这样的大聚会，尚属首次。右边第二排第一位即编者。



纪念馆展厅摆放着张钫先生当年阅读过的古籍线装书

伯英公遺墨、信函

韓愈訓子詩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
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
遂異閭。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
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疎。二十漸乖張，清溝污渠三十骨體成。
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蟠蜎，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虫蛆。
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瓟雖重寶，貴
用難貯儲。學向藏之身，身在即有餘。君子与小人，不繫父母且。
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不見三公後，寒餓出嘉畤。文章豈不貴，經
訓乃舊金。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今古，馬牛而襟裾。
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火稍
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為爾惜居諸。思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
甲申年立秋日晨起錄韓愈訓子詩於書舍令諸子讀之 鈺誌

1944年秋，張鈺在西安寓所抄錄《韓愈訓子詩》，懸挂于西安冰窖巷西院書舍，令諸子女讀之。該圖片翻拍于台灣編印的《張氏宗譜》第58頁



五千道德跨龍門



百二關山嚴鳳閣

注：張鈞于1931年書寫（漢隸書體）

序

陈尚君

同窗李鸣女士2010年2月退休后，矢志搜辑和研究她外公张钫将军的文献，毋分寒暑昼夜，奔走南北，且动员了她在台湾的诸多表亲，建立了专题博客，所得甚丰，先就前贤今德回忆文字，编辑为本书。嘱序于我，无论公私，我都不能推托。

我最初知道张钫，是在三十五年前读唐史学家岑仲勉先生著作时，但凡考证唐代人事史迹而真相难明者，每引千唐石刻为证，剖疑析纷，举证确凿。稍后方知所谓千唐石刻是民国间河南张钫搜辑石刻的总称，三四十年代曾以成套拓片传播，许多省市和大学图书馆都有藏，我所任教的复旦大学也有一套，但拓片毕竟检读不便。1984年1月文物出版社据说因为统战的原因（张钫后人、部属在台湾军政界颇有任要职者），出版了《千唐志斋藏志》两巨册，定价160元，大约是我当时两个月的薪水，还是毫不犹豫地书店九折的时候买下，并立即据以撰文考订《新书·宰相世系表》。详读这两册大书，在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是在基本典籍以外得以把握二十世纪上半叶出土唐代石刻，提升了研究水平（当时据石刻考史还未成风气，和现在不同），对于藏者张钫，得知他是民国金石三老之一，另两位是于右任和李根源。

三老都是辛亥元老。李根源是云南腾越（今云南腾冲）人，云南新军起义时任军政府军政总长。于右任是陕西三原人，是唐代最著名的文化家族三原于氏的后人，最著名的当然是他的草

书，但更重要的经历则是他即为早期同盟会成员，以办报著称，民国间历任显职。张钫则为河南新安人，但他的辛亥勋绩则是在陕西建立——他以陕西新军混成协炮兵营右队队官参加张凤翔领导的新军起义，苦战三昼夜光复西安，寻任秦陇复汉军东征大都督，次年授陆军中将衔，时年二十五岁。三人的革命经历各异，但共同的文化爱好促成了他们共同的兴趣：搜辑北魏唐代墓志，其间的核心人物则是张钫。据王小伟撰写《民国金石三老——张钫、于右任、李根源掠影》（《名人传记》1996年10期）文介绍，张钫与于右任之交往始于1915年，其后因陕西军政事务而过往更密。1930年前后，张钫先后任河南省建设厅长、民政厅长、代省主席兼第二十路军总指挥等职务。其间他注意到吴佩孚驻军洛阳时大兴土木，加上陇海线途经北邙山的施工，许多古墓被发掘，墓志石刻因笨重而不为藏家所重视，多遭遗弃，乃发愿加以收藏。他饬令部下凡得墓志即上报登记，上交司令部，然后运往老家新安铁门镇。据说一段时间里挂着二十路军军用物资旗帜而装载石刻的军车曾络绎于洛阳、新安之间。他又委托洛阳碑贾郭玉堂代为收购，所得也不少。大约当时洛阳所出石刻，大半为张钫所得。于右任得知张钫的雅好，两人又是莫逆之交，遂与之相商，确定北魏墓志归于收购。李根源知道后，也托张钫代为收购。所以三老核心是张钫。于右任得北魏墓志逾百方，其中有七对夫妇墓志，因题作《鸳鸯七志斋藏石》，印出目录。李根源所得携归苏州，藏曲石精庐，凡唐墓志93方，数量不多，但颇有精品，尤以王昌龄、泉男生、黑齿常之等志著名。张钫所得超过1400方，其中唐墓志1193件，乃在铁门镇私邸西侧建千唐志斋收藏。经历世事剧变，三老所藏最后都归国家所有：于右任所藏全部捐给西安碑林；李根源所藏在苏州沦陷前沉入所居池中得无损失，后来捐归苏州文管会，改藏南京博物院（王之涣墓志遗失）；张钫在1949年以后将故居和藏石全部捐归国家，现在称千唐志斋博物馆。三老在战乱年月为保存国宝文物所作努力，当为

世人永远铭记。三老的全部收藏也都已影印出版，为学者所珍惜。今日凡治隋唐文史者，若不知千唐、曲石，算不上已入门的。

2005年9月，复旦百年校庆，见到多年未见的老同学李鸣，虽然毕业悬隔二十多年，她依然活泼豪气，闲谈间得知她是张钫外孙女，更让我觉得意外。此后到北京出差，她给我展示家族回河南聚会的照片，并说临近退休，有意做张钫研究，我亟表支持。她希望我给她提供建议，我虽然对民国史事毫无研究，仅凭文史研究一般方法提供意见，并挖掘早年读文史资料的积累略说一二，我想对她也不会有太多实质的帮助。但她退休后，居然摆脱一切俗务，倾全力于此。她因为我是同学中不多的在线学人，不免常与我联系讨论，我也就所知提供一些建议。就我所知，她查阅了各省市的许多文史资料，搜辑张钫旧友亲朋的回忆；到张钫曾经任职的地方查阅档案，复制有关张钫的史料文档；她与在台湾的张钫子女，也就是她的舅姨及其后人保持密切联络，请他们复制台湾的文案和回忆录。她每有重要的收获，都愿意与我分享，也很快在她的博客中公布。因为这些缘故，我得以一直知道她的工作，也因她而对张钫这位民国大佬有了全新的认识。特别是阅读本书以及张钫所著《风雨漫漫四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感受更为强烈。

张钫一生经历，很富传奇色彩。张钫18岁进陕西陆军小学，21岁进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在清末开始军旅生涯，也因此参与秘密反清活动。武昌首义后他立即参与陕西起事，在光复西安和东征争夺潼关血战中功勋卓著。袁政府时期他被委以军职，但因不肯同流合污而渐赋闲，又因参加讨袁计划而遭告密逮捕，押送北京军法处，所幸得友人帮助，袁不久死亡，方逃过劫难。1917年张勋复辟，张钫参加陕西讨逆军声讨。1918年，他协助于右任在陕西组织靖国军，呼应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分任正副总司令，历时五年，是当时北方革命的重要一支力量。1921年他为父守丧归

新安，又被驻节洛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邀请为客卿，参与了直奉战争的一些协调联络事宜。他又与冯玉祥过从密切，参与冯反奉的密谈，参与冯争夺河南、陕西地盘的筹划，因此而遭张宗昌部的追缉，被冯玉祥委以要职。但在蒋冯阎大战中，他则转而支持蒋，被任命为河南省代主席，因为试图游说孙殿英反冯，遭冯追杀，为孙软禁，但都化险为夷，平安脱险。此后他追随蒋，也曾剿共，也曾赈灾，到抗日军起，他以第十二军团军团长兼陆军七十六师师长参加淞沪会战，直到主力战尽，部队番号撤销。此后他在国民政府虽也历任要职，几乎不曾再带兵。到1949年蒋政权崩溃之际，他已经撤到台湾，但因蒋认为他在陕西、河南有广泛人脉，被委以豫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返回。当陈克非第二十兵团（蒋介石嫡系部队）败守四川郫县时，他以一套攻、守、走皆已不可能，杀身成仁也无意义的讲说，说服陈克非司令官通电起义。1951年，他受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移居北京，曾担任全国第二届政协委员。1966年文革前一月在北京去世。简单回顾张钫的一生，不难发现他经历了从清末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军政活动，数次履险而得平安，又参与各次军政活动而能保持自己的原则，在大时代的惊涛骇浪间能不断地随时代进步。这样丰富的人生经历，在近代人物中是不多见的。

张钫一生虽然迭有沉浮，但他始终不渝地重视实业与教育，关心袍泽，热心桑梓，关切民生，服务社会，一直尽其所能地为民造福。在本书所提供的诸多回忆录中，有许多感人的例子。抗战初期黄河花园口决堤的真相现在已经清楚，这一迟滞日军南下举动的直接后果，是造成数以百万计的豫省灾民。张钫作为豫籍人士，又曾主豫政，毫不犹豫地将为灾民救赈，安置灾民生存，为灾民谋求生活保障，作为他在抗战期间的主要任务承担起来。他以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身份，在西安成立豫灾救济委员会，设立两个难民收容所，先后接待大批难民，提供食宿，再安置到甘肃、宁夏、新疆落户。同时，他向国民政府提案，要求落实救济

黄灾办法。1942年，河南大灾，大批难民涌入西安，他一方面变卖家产购粮赈灾，一方面提请政府落实五万灾民移垦河西，并筹办西北移民垦干班。1944年，日寇窜犯河南，河南师生和灾民数十万人涌入陕西，张钫动用一切力量加以救济。回忆录里有一段记录，他电话西安警察局，要求以他的名义要求西安市民每户蒸馍六斤，拂晓送到难民所，居然都能实现，是他晚年常说的一大快事。抗战后河南省议会组织灾情哭诉团，到南京、上海请求减免税赋。张钫在上海得到大亨杜月笙的支持，在虞洽卿公馆举办哭诉团招待会，邀请社会名流，连孔祥熙都到了，从而协助哭诉团完成使命。张钫曾担任河南省赈务会主席，将救灾济赈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各界取得极高人望。虽然从抗战初期开始，他在蒋政权中并没有实权，但因他的人望，蒋也不敢开罪他。至于他曾多次开拓实业，创办学校，也都有各自的建树。

张钫的主要经历当然是带兵和从政，但他在个人精神上，则似乎文人学者气更重一些。现在提供的家族资料足以证实，他的伯祖张宗泰（1775—1851），名成元，号鲁岩，是河南大儒武亿的门人，嘉庆丁卯科举人，历任河南府学教授等职，平生长于论史考史和文献校勘，所著《鲁岩所学集》（十五卷）为阮元所称道，所作诗被陈衍推许“诗格在靖节、香山间”（《石遗室诗话续编》卷六），即能学陶渊明、白居易诗而自成面貌。张钫很为这位先伯祖而自豪，于1931年、1936年两度刻印其著作，遍赠海内名宿，传为佳话。他的父亲张清和也以儒学名世，章太炎为其撰墓志有所赞誉。张钫虽然早年为救国而从事戎伍，但始终热爱文史，收藏金石，喜欢诗文，行军余暇，偶有所作，也颇具气象，可惜没有结集。他的书法也很有根底，现在千唐志斋中还有他自书一联：“百二关山严凤阙，五千道德跨龙门”是很厚重的汉隶书体。1912年秋，他为陕西辛亥革命一周年亲书的碑文，则为很流丽的行书，可见他早年对右军书体有很深掌握。家学传承再加本人喜爱，使他一直有儒将的名声，海内外文人儒士也乐于

与其交游。他在身处战乱、戎务繁忙之际，有两件工作特别值得提出。其一就是前文所说倾力搜辑出土墓志，完成汇聚碑刻的壮举，正是发自内心地对此感到欢喜。其二则为编录唐以前有关军事诗歌两千多首，为《历代军事分类诗选》。他自序说，编该书的目的是要军人“识正谊，知爱国，縱边烽有警，草泽称雄，又何难仗义执言，消患未萌”，并从古诗中“激发人之性天，活泼人之精神，陶溶刚健中正之武风”。1931年5月，蔡元培为该书作序，认为可据以知“知吾国民族尚武而不黷武，用兵而善戢兵，雅歌所寄，美德流露”。“振国魂而御外侮”是本书编纂的目的。

六十年代初，在周总理号召政协耆老撰写回忆录的感召下，他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在助手协助下，完成近30万言的回忆录《风雨漫漫四十年》，详尽叙述了从陕西新军起义到川中归诚期间，自己所经历的事实真相。我很仔细地阅读了这本书，感到他是以很充沛的情感和细腻的感受，记录自己经历的重大事件，叙述自己熟悉的民国重要人物的真实面貌。在数量巨大的现代文史回忆录中，是很难得的既富有文学色彩，又真实可靠的史料实录。其中最精彩的，一是对陕西新军起义几位主要领袖和烈士的记录，如张凤翔、井勿幕、钱鼎、万炳南、王天纵等，都极力写出他们的性格、建树和遭际，可以当很好的人物传记来读。比如《张凤翔事略》，既写他领导陕西起义的功绩，也写他退隐后的许多轶事，比如他拒绝为冯玉祥入陕筹饷，说“关中连年战祸不断，百姓苦透了，冯玉祥带着饥兵来陕与民争食，我无力援救关中父老，已感惭愧，还能忍心替他从人民的干骨头上再榨取油水吗？”可见其风骨凛然。张钫说民初各省都督，他是参加人民政权的唯一一人。张钫对北洋时期在河南长期主政的赵倜，在陕西主政的陈树藩，对于最大的军阀吴佩孚、冯玉祥，乃至蒋介石，也都有很细腻的描写。因为接触密切，观察细致，态度客观，有很高的价值，许多也足可备谈资。比如他对赵、陈二人观感极